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周官義疏卷二十三 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施朝幹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監丞臣侍朝

校對官助教臣吳省蘭

謄錄監生臣張鴻摠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周官義疏卷二十三

春官宗伯第三之七

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大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大師之大音泰又如字大蔟之大音泰蔟七豆反蕤人誰反射音亦函胡南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以合陰陽之聲者聲之陰陽各有合賈疏六律為陽六同為陰兩兩相合十二律為六合黃鍾子之氣也十一月

建焉而辰在星紀大吕丑之氣也十二月建焉而辰在玄枵大族寅之氣也正月建焉而辰在娵訾應鍾亥之氣也十月建焉而辰在析木姑洗辰之氣也三月建焉而辰在大梁南吕酉之氣也八月建焉而辰在壽星蕤賓午之氣也五月建焉而辰在鶉首林鍾未之氣也六月建焉而辰在鶉火夷則申之氣也七月建焉而辰在鶉尾中吕巳之氣也四月建焉而辰在實沈無射戌之氣也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夾鍾

卯之氣也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婁賈疏斗之所建建在地上十二辰故言子丑之等辰者日月之會會在天上十二次故言娵訾降婁之等辰與建交錯貿處如表裏然是其合也賈疏貿易也辰與建交錯貿處互為先後似相表裏是其交合也如十一月先舉黃鍾後言星紀覆之則先舉大呂後言玄枵十二月皆然義可知也其相生則以陰陽六體為之賈疏上以陰陽左右為相合若相生則六律六同皆左旋以律為夫以同為婦婦從夫之義故皆左旋黃鍾初九也下生林鍾之初六賈疏律歷志云黃鍾初九律之首陽之變也因而六之以九為法得林鍾林鍾初六呂之首陰之變也皆參天兩地之法是其陰陽六體黃鍾在子一陽爻生為初九林鍾在未二陰爻生得為初六者以陰故退

位在未故曰乾貞於十一月子坤貞於六月未也　林鍾又上生大蔟之九二大蔟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鍾之六三應鍾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下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上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下生夾鍾之六五夾鍾又上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下生中呂之上六同位者象夫妻異位者象子母所謂律娶妻而呂生子也　賈疏若黄鍾之初九下生林鍾之初六俱是初之第一夫婦一體是象夫婦也林鍾上生大蔟之九二二於第一為異位象母子也但律所生者為

夫婦呂所生者為母子十二律呂律所生者常同位呂所生者常異位故云律取妻而呂生子黃鍾為天統林鍾為地統大蔟為人統林鍾位在未得為地統者以未衝丑故也律歷志又云十二管相生皆八八上生下生盡於中呂陰陽相生自黃鍾始而左旋八八為伍又云皆參天兩地之法也注云三三而九二三而六上生下生皆以九為法九六陰陽夫婦子母之道律取妻而呂生子天地之情也六律六呂而十二辰立矣五聲清濁而十日行矣鄭注皆取義於此

黃鍾長九寸其實一龠賈疏亦律歷志文按彼云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其實一龠黃鍾者律之實也

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賈疏東為陽陽主益西為陰陰主減故上生益下生減必以三為法者取法於天之生數三也

五下六上乃一終矣朱子曰中呂之實六寸一

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一萬二千九百七十四計十三萬一千七十二分上生者四其實得五十二萬四千二百八十八以為法三其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得五萬九千四十九以分其法用四十七萬二千三百九十二得五萬九千四十九者八為八寸餘五萬一千八百九十六為五萬九千四十九分寸之五萬一千八百九十六合之為黃鍾之變大呂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賈疏注以黃鍾大呂大蔟等相比為次第不依相生為次第者既以上生下生得寸數長短故依十二辰次第而言耳　朱子曰蕤賓之實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計五百十二分上生者四其實得二千四十八以為法三其八十一得二百四十三以分其法用一千九百四十四得二百四十三者八為八寸餘一百四為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合之為大呂大蔟長八寸朱子

曰林鍾之實六寸上生者四其實得二十四以為法三分其法得一者八為八寸以為大蔟夾鍾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朱子曰夷則之實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計四千九十六分上生者四其實得一萬六千三百八十四以為法三其七百二十九得二千一百八十七以分其法用一萬五千三百九得二千一百八十七者七為七寸餘一千七十五為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一千七十五合之為夾鍾姑洗長七寸九分寸之一朱子曰南呂之實五寸三分寸之一計十六分上生者四其實得六十四以為法三其三得九以分其法用六十三得九者七為七寸餘一為九分寸之一合之為姑洗中呂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

四朱子曰無射之實四十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計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分上生者四其實得十三萬一千七十二以為法三其六千五百六十一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以分其法用十一萬八千九十八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者六為六寸餘一萬二千九百七十四為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一萬二千九百七十四分之為中呂

蕤賓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朱子曰應鍾之實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計一百二十八分上生者四其實得五百十二以為法三其二十七得八十一以分其法用四百八十六得八十一者六為六寸餘二十六為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合之為蕤賓

林鍾長六寸朱子曰黄鍾之實九寸下生者倍其實得十八以為法三分其法得一者六為六寸以為林鍾

夷則長五寸七百二十

七分寸之四百五十一朱子曰大呂之實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計二千四十八分下生者倍其實得四千九十六以為法三其二百四十三得七百二十九以分其法用三千六百四十五得七百二十九者五為五寸餘四百五十一為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合之為夷則

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朱子曰大蔟之實八寸下生者倍其實得十六以為法三其一得三以分其法用十五得三者五為五寸餘一為三分寸之一合之為南呂

無射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朱子曰夾鍾之實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一千七十五計一萬六千三百八十四分下生者倍其實得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以為法三其二千一百八十七得六千五百六十一以分其法用二萬六千

二百四十四得六千五百六十一者四為四寸餘六千五百二十四為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合之為無射應鍾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朱子曰姑洗之實七寸九分寸之一計六十四分下生者倍其實得一百二十八以為法三其九得二十七以分其法用一百八得二十七者四為四寸餘二十為二十七分寸之二十合之為應鍾賈氏公彦曰陽聲黄鍾大蔟姑洗等據左旋言陰聲大呂應鍾南呂等據右轉言其左右相合之義按斗柄所建十二辰而左旋日體十二月與月合宿而右轉黄鍾長九寸下生林鍾三分減一去三寸故林鍾長六寸林

鍾上生大蔟三分益一六寸益二寸故大蔟長八寸此三者以為三統故無餘分大蔟下生南吕三分減一八寸取六寸減二寸得四寸在餘二寸寸為三分合為六分去二分四分在取三分為一寸添前四寸為五寸餘一分在是南吕之管長五寸三分寸之一也南吕上生姑洗三分益一五寸取三寸益一寸為四寸又餘二寸者為十八分又以餘一分者為三分添前十八分為二十一分益七分為二十八分取二

十七分為三寸添前四寸為七寸餘一分在是為姑洗之管長七寸九分寸之一姑洗下生應鍾三分去一取六寸去二寸得四寸又以餘一寸者為二十七分餘一分者為三分添二十七分為三十分減十分餘二十分在是為應鍾之管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自此以下相生皆以三分數而為減益之法可以例推　國語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

韋昭注考中和之聲而量度之以制樂度律均鍾百官軌儀韋昭注度律呂之長短以平其鍾而立百事之道法紀之以三朱子曰此謂三分損益之法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韋昭注律娶妻而呂生子上下相生之數備天之大數不過十二大六中之色也朱子曰六字疑本是黃字乃減其上之半而為六耳故名之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韋昭注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九德六府三事由是第之二曰大蔟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三曰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

無貳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徳示民軌儀也為之六閒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元閒大呂助宣物也二閒夾鍾出四隙之細也三閒中呂宣中氣也四閒林鍾和展百事俾純恪也五閒南呂贊陽秀也六閒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姦物也細鈞有鍾無鎛昭其大也大鈞有鎛無鍾甚大無鎛鳴其細也大昭小鳴和之道也和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則復樂所以成政也 史記律書生鍾

術曰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四其實三其法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置一而九三之以為法實如法得一凡得九寸命曰黃鍾之宮故曰音始於宮窮於角數始於一終於十成於三氣始於冬至周而復生案下生上生之術即淮南所謂倍而以三除之四而以三除之者是也商羽角宮徵者相生之次也上九者言以九為上也必以九為上而以徵居之者欲使宮得五為中數也盖自五至一為五聲大小之次自九至五為五聲相生之次而宮之為五不異也置一而九三之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算以為寸法如寸法之數以為實而以寸法約之得一寸又置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之實而以寸法約之則得九寸矣此黄鍾之宫上下相生之本盖音之始數之始而亦氣之始也

朱子曰律管之長以九為本上下相生以三為法鄭氏所用正法破一寸以為十分而其下破分為釐破釐為毫破毫為絲破絲為忽皆必以十為數則其數中損益之際皆有餘分雖有巧歴終不能盡是以自分而下遂不可析而直以九相乘歴十二管至破一寸以為一萬九千餘分而後略可得而記焉然亦苦於難記而易差終不若太史公之法為得其要而易

考也蓋其以子為一而十一三之以至於亥則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算而子為全律之數亥為全律之實可知矣以寅為子之寸數而酉為寸法則其律有九寸可知矣以辰為子之分數而未為分法則其寸有九分可知矣以午為子之釐數而巳為釐法則其分有九釐可知矣以申為子之毫數而卯為毫法則其釐有九毫可知矣以戌為絲數而丑為絲法則毫有九絲可知矣下而為忽亦因絲而九之雖出

權宜而不害其得乎自然之數以之損益則三分之數整齊簡直易記而不差也其曰黄鍾八寸十分一者亦放此意但以正法之數合其權法之分故不同耳其實則不異也　蔡氏元定曰按黄鍾九寸以三分為損益故以三歷十二辰得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為黄鍾之實其十二辰所得之數在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為黄鍾寸分釐毫絲之數在亥酉未巳卯丑六陰辰為黄鍾寸分釐毫絲之法其寸分釐

毫絲之法皆用九數故九絲為毫九毫為釐九釐為分九分為寸九寸為黄鍾蓋黄鍾之實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以三約之為絲者五萬九千四十九以二十七約之為毫者六千五百六十一以二百四十三約之為釐者七百二十九以二千一百八十七約之為分者八十一以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約之為寸者九由是三分損益以生十一律焉或曰徑圍之分以十為法而相生之分釐毫絲以九為法

何也曰以十為法者天地之全數也以九為法者因三分損益而立也全數者即十而取九相生者約十而為九即十而取九者體之所以立約十而為九者用之所以行體者所以定中聲用者所以生十一律也

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

正義鄭氏康成曰文之者以調五聲使之相次如錦

繡之有文章賈疏此即八十一絲為宮七十二絲為商之等是也司馬氏貞曰宮弦最大用八十一絲聲重而尊故為君商是金金為決斷臣事也弦用七十二絲次宮如臣次君也角弦用六十四絲聲居宮羽之中比君為劣比事為優故云清濁中民之象也徵屬夏夏時生長萬物皆成形體事亦有體故配事弦用五十四絲羽為水最清物之象也弦用四十八絲播猶揚也揚之以八音乃可得而觀之矣賈疏五聲以律呂調之其八音亦使與律呂相應八音亦合五聲但其聲發揚故云播揚也金鐘鎛也石磬也土塤也革鼓鼗也絲琴瑟也木柷敔也匏笙也賈疏笙以竹插於匏故以笙解匏以經別言匏故匏不得竹名也竹管簫也

總論伶州鳩曰琴瑟尚宮鍾尚羽朱子曰絲尚宮鍾尚羽鍾聲大故以羽聲濟之絲聲細故以宮聲濟之石尚角匏竹利制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議革木一聲　管子曰凡聽徵如負猪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鳥在樹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凡將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以是生黄鍾小素之首以成宮三分

而益之以一為百有八為徵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有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羽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成角案自一而加之為三再加則三三為九三加則三九二十七四加則九九八十一故曰四開以合九九也八十一宮聲之數亦黄鍾之數十二律還相為宮然黄鍾為宮正也故以黄鍾之宮言之三分八十一而益一則一百八也為徵數三分一百八而去一則七十二也為商數三分七十二而益一則九十六也為羽數三分九十六而去一則六十四也為角數上生言復其所謂以本數上生也下生言去其乘謂以半數上生也盖宮商用全徵羽用半也如此則五聲皆上生與諸家之説不同然其數則一也

史記律書曰九九八十一以為

宮三分去一五十四以爲徵三分益一七十二以爲商三分去一四十八以爲羽三分益一六十四以爲角　杜氏佑曰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此五聲相生之次也是黄鍾爲均用五聲之法以下十一辰辰各有五聲其爲宮商之法亦如之故辰各有五聲合爲六十聲此十二律之正聲也朱子曰沈括疑史記所言止是黄鍾一均之數非衆律之通法今詳通典云十一辰宮商之法亦如之盖若以十一律爲宮亦用此數以乘本律之分數而損益之如林鍾爲均則以八十一爲五十四二十七爲十八之類也　十二律

長短相生一終於中呂又制十二鍾凖為十二律之正聲焉鳧氏為鍾以律計自倍半半者凖正聲之半以為十二子律制為十二子聲以子聲比正聲則正聲為倍以正聲比子聲則子聲為半其為半正聲之法者以黄鍾九寸為均子聲則四寸半復上下損益以生十一律之子聲此半正聲法其半相生之法者以正中呂之管六寸五分有奇上生黄鍾八寸七分有奇復以次上下相生終於中呂皆以相生所得之

律寸數半之各以為子聲之律其正管長者為均之時則通用正聲五音正管短者為均之時則通用子聲為五音亦皆三分益減還以宮商角徵羽之聲為調也黄鍾大吕大蔟之調皆用正律之聲夾鍾姑洗之調四正聲一子聲中吕㽔賓林鍾之調三正聲二子聲夷則南吕之調二正聲三子聲無射應鍾之調一正聲四子聲　朱子曰黄鍾之律最長應鍾之律最短長者聲濁短者聲清十二律旋相為宮宮為

君商為臣樂中最忌臣陵君故有四清聲如今方響有十六箇十二箇是正律四箇是清聲清聲是減一律之半如應鐘為宮其聲最短而清大呂為之商則是商聲高於宮聲為臣陵君不可用乃用大呂律減半為清聲以應之雖減半只是此律故亦自能相應也案四清聲謂黃鐘大呂太蔟夾鐘 唐祖孝孫說八十四調李通云只有六十調不以變宮變徵為調其說有理

案六律五聲八音大司樂既言之盖大司樂總其事

而序其用大師則專其職而辨其聲也凡陽律自子左旋以終於戌陰同自丑右轉以終於卯左右相配謂之合律十二律皆有五聲而旋相為宮有調有音調則云某宮調某商調而盡於六十音則各用其為調之律所轉生之聲加以變宮變徵而窮於八十四所謂文之以五聲也金石以紀律樂之綱琴瑟以應人聲在堂上笙管塤貴人氣在堂下樂之用也鼓鼗柷敔以節樂而已故序其輕重之次則曰金石絲竹

匏土革木伶州鳩所言是也此則以成於天地者為貴故先以金石土成於動物者次之故繼以革絲成於植物者又次之故繼以木匏竹也所謂播之以八音也

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

正義鄭氏康成曰教教瞽矇也詩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一

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鄭氏衆曰古自有風雅頌之名故延陵季子觀樂於魯賈疏襄二十九年左傳時孔子尚幼未定詩書而曰為之歌邶鄘衛曰是其衛風乎又為之歌小雅大雅又為之歌頌論語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時禮樂自諸侯出頗有謬亂不正故孔子正之比者比方於物

也興者託事於物　賈氏公彦曰風雅頌詩之名也但就三者之中有賦比興故總謂之六詩　朱子曰風雅頌者聲樂部分之名也賦比興所以制作風雅頌之體也賦者直指其名直叙其事如葛覃卷耳之類是也比者引物為況如螽斯緑衣之類是也興者託物興辭本要言其事而虛用兩句引起因而接續者如關雎兔罝之類是也蓋衆作雖多而其聲音之節制作之體不外乎此故大師之教國子必使之以

是六者三經而三緯之六者之序以其篇次風固為先而風則有賦比興矣故三者次之而雅頌又次之蓋亦以是三者為之也　風者民俗歌謡之詩謂之風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風之動以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物也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頌者宗廟之樂歌也　比是以一物比一物而所指之事常在言外興是借彼一物以引起此事而其事常在下句　馬氏端臨曰風者所謂

陳詩以觀民風是也雅者朝廷之上君臣所詠歌所謂王政所由廢興是也其詩則施之於燕享頌者美盛德告成功者也其詩則施之於祭祀然未有三百篇之前如康衢如擊壤則風之祖也如九歌如喜起如南風則雅之祖也如五子之歌則又變雅之祖惟頌不見其辭書曰八音克諧神人以和又曰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則祭祀亦必有詩歌豈夏后氏之前詩之體未備燕享祭祀或可通用至周時風雅始

別與

槩詩之起莫先於風謡有風則已備賦比興之三體由是有雅頌之二部故以為序　注謂教瞽矇是也然學士亦兼焉大司樂掌建治國之學政不能一一自教也平時樂德樂語皆以屬有道有德者所謂樂語即六詩也詩以合樂有道有德者能知義理識其大經而要管弦之節會察聲氣於細微故又使學士受教於瞽師如六代之舞雖掌於大司樂而必先以

樂師之教小舞也瞽師亦多有道有德者而大師出自瞽矇故瞽矇亦在所必教而所以教之者亦必以六德為本焉

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

正義賈氏公彥曰受教者必以行為本大師吹律為聲使其人作聲而合之與律呂之聲合謂之音若曲合樂曰歌是也

正義鄭氏鍔曰六德大司樂所教中和祗庸孝友之

德也六德為之本所以成其性六律為之音所以和其聲大司樂之教舉其綱大師之教親其事
業以中和祗庸孝友為詩教之本使知凡播於樂歌者皆以興起養成人之六德也以六律為詩之音欲歌詩之應乎律然後可比音而樂之也　或疑瞽矇賤工不當以六德為教夫欲使之歌詩奏樂以和神人乃以其藝也而賤之使之不知其意不平其心精粗本末判然兩途此後世禮樂所以崩壞也且大師

下大夫之秩不為不尊今日所教之瞽矇即他日小師大師之選觀飲射諸禮歌畢主人必獻工大師則為之洗所以待之者不輕矣

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拊音撫注故書拊為付鄭司農云付當為拊書亦或為拊

正義鄭氏康成曰擊拊瞽乃歌也拊形如鼓以韋為之著之以糠賈疏拊所以導歌者白虎通引尚書大傳云拊革裝之以糠　鄭氏衆曰登歌歌者在堂也賈疏凡大祭皆升歌清廟將作樂時大師帥瞽人登堂

於西階之東北面坐而歌　案凡樂必升歌若非祭文王則所歌不必清廟

登歌下管貴人聲也

辨正賈氏公彦曰先鄭謂樂或當擊或當拊蓋以尚書擊石拊石皆是作用之名也後鄭不從者下文鼓𣫍及擊應鼙之類𣫍鼙皆是樂器則知此拊亦樂器也

案小師職登歌擊拊大師則帥之令之雖帥之令之而大師亦自歌自擊拊以大師既升堂與小師諸瞽

竝坐則無不歌之理亦無小師一人獨擊拊之理故知大師亦歌亦擊也諸侯之大射工六人中亦有大師小師天子之大祭祀則大師小師而外歌與瑟必又多矣其相大師小師者亦左何拊右手相之既升坐授拊乃降也虞書云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樂記云弦匏笙簧會守拊鼓

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大饗亦如之朄音引

正義鄭氏衆曰下管吹管者在堂下朄小鼓也先擊

小鼓乃擊大鼓小鼓為大鼓先引故曰𣊧𣊧讀為道引之引　鄭氏康成曰鼓𣊧管乃作也特言管者貴人氣也賈疏先鄭云貴人聲後鄭云貴人氣者若以歌者在上對匏竹在下人聲為貴故在堂上若以匏竹在堂下對鍾鼓在庭則匏竹用氣貴於用手故在階間　鼓𣊧猶言擊𣊧詩云應𣊧縣鼓賈疏周頌有瞽篇　易氏祓曰擊拊以導歌而後瞽者歌焉鼓𣊧以導管而後樂器播焉樂與歌必有所導而後從必有所令而後奏此節奏之序

案疏謂祭饗賓射之鍾鼓皆大祝令之非也大祝所

令獨逆牲逆尸侑尸之鐘鼓耳奏夏大司樂令之其餘鐘鼓樂師令之又疑小祭祀小賓客或無升歌亦未必然樂中所重者升歌鄉飲鄉射皆有升歌豈祭祀賓客而無之耶　或言下管即笙非也笙雖有管而主於匏不以管名管貴於笙故下管比笙入為重

鄉射以笙大射以管

通論賈氏公彦曰凡祭祀大饗及賓射登歌下管皆

大師令之小師佐之

柔虞書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堂上之樂也下管鼗鼓堂下之樂也其下言笙鏞以間則間歌也簫韶九成則合樂也儀禮雖鄉樂亦有升歌笙入間歌合樂之四節則此大祭祀其備四節可知經不言者盖間則歌管之迭作合則歌管之竝興而已故言登歌下管足以該之也

大射帥瞽而歌射節

正義鄭氏康成曰射節主歌騶虞賈疏射節若騶虞九節貍首七節采

蘋采蘩五節之類

通論陳氏暘曰掌射節之歌者樂師而令奏之者大司樂歌之者瞽矇而師之者大師

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師大起軍師兵書曰賈疏武王出兵之書王者行師出軍之日授將弓矢士卒振旅將張弓大呼大師吹律合音商則戰勝軍士强賈疏商屬西方金金主剛斷故兵士强角則軍擾多變失士心賈疏角東方木木主曲直故軍士擾多變失士

心

宮則軍和士卒同心賈疏宮中央土土主生長又載四行故軍士和而同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賈疏徵南方火火主熛怒故將急數怒羽則兵弱少威明賈疏羽北方水水主柔弱又主幽闇故兵弱少威明鄭司農云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賈疏見襄公十八年左傳注云北風夾鐘無射以北南風姑洗南呂以南南律氣不至故死聲多

通論王氏安石曰詔吉凶使知所戒天人一理兆於聲氣感於物類故聽之以同律眂之以祲象占之以夢卜皆得其徵焉

大喪帥瞽而廞作匶謚廞希音反又喜歆反下竝同匶古柩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廞興也興言王之行謂諷誦其治功之詩故書廞爲淫鄭司農云淫陳也陳其生時行迹爲作謚　賈氏公彦曰大喪兼王后雖婦從夫謚亦須論行乃謚之匶即柩也作謚謂將葬時檀弓云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又公羊傳制謚於南郊曾子問稱天以誄之是也

者大師作謚且帥羣瞽而㰱何也謚以易名茍失其實是欺天地神明不誠於君父而見疑於天下後世也故至於南郊稱天以誄之非王及公卿大臣所敢專也大師及羣瞽自王為世子入學之時而性質言動聞之已詳矣終王之身自祭祀朝會饗射師田以至起居飲食出入燕游師與瞽常在側且多有道有德者俾各陳王之行迹而大師取衷焉盖天子至尊所畏者惟天所懼者惟天下萬世之公議故定謚於

南郊以示天鑒之甚明陳言於羣瞽以彰人心之公是所以大為之防而正君德也

凡國之瞽矇正焉

正義鄭氏康成曰從大師之政教

小師掌教鼓鼗柷敔塤簫管弦歌柷處郁反敔魚呂反塤虛鴛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教教瞽矇也賈疏以瞽矇所作樂器與此同　黄氏度曰小師亦教眡瞭播鼗注止言教瞽矇以多者言也鼗如鼓而小持其柄而搖之旁耳還自擊塤燒土為之賈疏按廣雅塤象稱錘大如鴈卵

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飴餳所吹者賈疏通卦驗簫長尺四寸注簫管形象鳥翼廣雅簫大者二十四管小者十六管有底三禮圖簫長尺四寸頌簫長尺二寸弦謂琴瑟也歌依詠詩也賈疏謂工歌詩依琴瑟而詠之詩傳曲合樂曰歌鄭司農云柷如漆筩中有椎賈疏尚書合止柷敔注云柷狀如漆筩而有椎合之者投椎其中而撞之爾雅注柷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敔木虎也賈疏爾雅注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櫟之以止樂塤六孔管如篪亦六孔賈疏廣雅云管象簫長尺圍寸八孔無底八孔蓋傳寫之誤從六孔為正其謂管如篴而小併兩而吹之今大予樂官有焉孔氏穎達曰樂之初擊柷

以作之樂之將末戛敔以止之
案鼓亦樂器與鼗為類下瞽矇眡瞭皆云播鼗則鼓字不作播字用明矣此蓋手執之小鼓非樹之跗者
疏謂六鼓皆鼓人教之不知鼓人所掌者鄉遂之事眡瞭不宜受教於鼓人蓋六鼓音聲之節鼓人自以教鄉遂之共聲樂者小師自以教眡瞭竝行而不相悖也　大師所掌者律呂音聲之總小師則按器而教之大師教六詩推其德之所本審其律之所歸小

師所教則人聲之節奏與琴瑟相比附者也

大祭祀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徹歌大饗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小師亦自有拊擊之佐大師令奏應鼙也應與朄及朔皆小鼓也賈疏案大射禮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鼙在其東以是知應是應鼙也又云一建鼓在西階之西朔鼙在其北是知有朔鼙也擊鼓者先擊小後擊大彼注云便其先擊小是知皆小鼓也司馬職中軍以鼙令鼓是知擊鼓者先擊鼙案大其所用別未聞徹歌於有司徹而歌雍案大祭祀所詠者廣徹各有當歌雍特其一耳黃氏度曰以其引鼓故曰朄以其始鼓故曰

朔

存疑賈氏公彦曰王大饗諸侯徹器亦歌雍若諸侯

自相饗即歌振鷺振鷺仲尼燕居云大饗徹以振羽振羽

當為振鷺

大喪與廞與音預

正義鄭氏康成曰從大師

賈疏大師職帥瞽而廞作匶謚此言與明從大師

案小師佐大師以教羣瞽故陳王之行迹亦與焉則

作謚得與大師商論可知也

凡小祭祀小樂事鼓𣋼

正義鄭氏康成曰如大師

案此謂大師所不親者

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

正義王氏昭禹曰六樂之作其長短疾徐則有節而小大清濁相應而不相陵則和矣國語聲應相保曰和又曰大昭小鳴和之道也

案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即此和也得其節然後和

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樂工皆能按而知焉而小師執其總

辨正鄭氏鍔曰注以和為錞于疏引鼓人以金錞和鼓為證偏曲難通

瞽矇掌播鼗柷敔塤簫管弦歌

正義鄭氏康成曰播謂發揚其音

案眡瞭亦播鼗笙師亦龡塤簫管瞽矇職在弦歌乃兼掌之者瞽者知音不可不竝肄其器而審其音也

若用樂時則瞽矇但主弦歌而已柷敔無專司者或亦瞽矇職之與

餘論陳氏暘曰耳目形也聰明神也聵者其神不在耳而專在目故以司視而掌火瞽者其神不在目而專在耳故以司聽而掌樂

諷誦詩世奠繫鼓琴瑟

正義鄭氏衆曰諷誦詩主誦詩以刺君過故國語曰瞍賦矇誦謂詩也 鄭氏康成曰故書奠或為帝杜

子春云帝讀為定其字為奠書亦或為奠世奠繋謂帝繫諸侯卿大夫世本之屬是也小史主次序先王之世昭穆之繫述其德行瞽矇主誦詩幷誦世繫以勸戒人君也故國語曰教之世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賈疏楚語注先王之繫世本使知有德者長無德者短存疑鄭氏康成曰諷誦詩謂𢾠作柩謚時也諷誦王治功之詩以為謚世之而定其繫謂書於世本也雖不歌猶鼓琴瑟以播其音美之

綦大師作匴謚書於世本者小史之事非瞽矇所能任也歌詩或以琴瑟於世繫無取焉葢王暇時俾瞽矇誦詩以陳善敗或道前世之昏明以為法戒或奏琴瑟之雅聲皆所以養王和敬之心而使匪僻無由入也

餘論史記注鄭康成駁異義曰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族者氏之別名也姓者所以統繫百世使不別也氏者別子孫之所出故世本之篇言姓則在上言

氏則在下也劉向曰世本古史官則於古事者所記録黄顓以來至春秋時王侯諸國世卿大夫名字號

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

正義鄭氏康成曰役為之使

案九德大司樂所謂九德之歌者古樂也六詩大師之六詩今樂也

眡瞭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

正義鄭氏康成曰眡瞭播鼗又擊磬磬在東方曰笙

笙生也在西方曰頌頌或作庸庸功也賈疏東是生長之方故曰笙西是成功之方故曰頌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成功告於神明也頌或作庸者尚書笙庸以閒注云庸即頌也大射大射禮樂人宿縣於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其南鎛皆南陳又曰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鍾其南鎛皆南陳　賈氏公彦曰按序官眡瞭三百人以其扶工之外無事兼使作樂故掌凡樂事　陳氏暘曰笙師凡祭祀饗射共其鍾笙之樂蓋鍾磬之應歌者為頌鍾頌磬應笙者為笙鍾笙磬春秋傳歌

鍾二肆即頌鍾詩笙磬同音即笙磬

辨正王氏昭禹曰小師教鼓鼗則瞽矇眂瞭皆受教於小師疏謂眂瞭有目不須小師教非也

通論陳氏暘曰儀禮大射鼗倚於頌磬西紘詩云鞉磬柷圉故以播鼗為先而擊頌磬次之商頌言鞉鼓淵淵嘒嘒管聲依我磬聲亦此意也

掌大師之縣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師當縣則為之賈疏縣樂器當以有目者為之

案掌大師之縣者明縣本是大師之職以其無目故眡瞭掌之也

凡樂事相瞽相悉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相謂扶工賈疏能其事曰工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禮凡師瞽皆言工以無目故使眡瞭相之

大喪廞樂器大旅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旅非常祭於時乃興造其樂器

存疑王氏昭禹曰大旅有大故而祭亦陳樂器而不

作故曰亦如之　賈氏公彦曰其器亦如明器沽而
小故云亦如之
案凡瞽矇所掌者眡瞭皆廞之鼓鼗柷敔塤簫管琴
瑟是也磬師鍾師無廞器之文而眡瞭擊笙磬頌磬
且掌大師之縣則編鍾編磬亦眡瞭與大旅雖非常
然吉祭也吉凶不相干豈其以凶禮處之亦如之如
其廞作未必如其沽而小也以非常禮故特新之必
以其可奏者不言奏以包於諸職大祭祀中也笙師

既曰𢧵又曰陳則𢧵非陳矣

賓射皆奏其鍾鼓鼜愷獻亦如之鼜音戚又七到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鼜鰊以奏之賈疏大師職下管令奏鼓鰊則鍾鼓亦鼜鰊奏之

其登歌大師自奏之案注意葢謂大師帥瞽則亦自歌以倡之謂奏樂章非謂奏鍾鼓也

愷獻獻功愷樂也

杜氏子春曰鼜讀爲憂戚之戚謂戒守鼓也鼜鼓聲疾數故曰戚

案令奏九夏者大司樂令奏鍾鼓者樂師也既令之則眡瞭直奏之矣鼜鰊以令非其職也賓射之上疑

有脫文蓋未有共賓射而不共祭祀饗食者豈其舉賓射以包之與

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為樂器注故書同為銅

正義鄭氏康成曰律述氣者也同助陽宣氣與之同皆以銅為之陽聲屬天陰聲屬地天地之聲布於四方為作也

存疑鄭氏衆曰陽律以竹為管陰律以銅為管竹陽

也銅陰也

案大師所掌者制律以合聲典同所掌者依律辨聲以為衆器也四方之聲如管子及呂氏月令所載以竹為律始於伶倫黃帝又命伶倫與榮將鑄十二鍾以和五音則十二鍾之律古已有之漢人則以銅管代竹先鄭謂陽律以竹為管陰律以銅為管未知何據

凡聲高聲碮正聲緩下聲肆陂聲散險聲斂達聲贏微

聲鎗回聲衍侈聲筰弇聲鬱薄聲甄厚聲石硍古本反又胡本反

陂彼義反鎗劉音闇又於贍反鄭於貪反筰側百反弇沈感音掩甄音震

正義鄭氏康成曰故書硍或作硍鄭大夫讀為裒晃之裒杜子春云髙謂鍾形容髙也石如磬石之聲鄭司農云鍾形下當踝正者不髙不下鍾形上下正傭其謂髙鍾形上大也王氏昭禹曰此鳧氏所謂鍾小而長小而長則其形髙髙則聲上藏裒然旋如裏賈疏聲周旋如在裏正謂上下直正則聲緩無所動賈疏由無鴻殺故也下謂鍾形下大也賈疏如上是上大下

是下大者以正是上下直也王氏昭禹曰此𠤳氏所謂鍾大而短大而短則其形下

下則聲出去放肆陂讀為險陂之陂陂謂偏侈陂則聲離散也險謂偏弇賈疏險與陂相對陂既為偏侈故險為偏弇險則聲斂不越也達謂其形微大也賈疏凡物大則疏達高為上大故達為微大達則聲有餘若大放也微謂其形微小也䏌讀為飛鉆涅䏌之䏌䏌聲小不成也賈疏鬼谷子有飛鉗揣摩之篇皆言從横辨說之術飛鉗者言察是非語飛而鉗持之飛鉗涅䏌使之不語此鍾聲䏌亦是聲小不成也回謂其形微圜也回則其聲淫衍無鴻殺也賈疏凡鍾依𠤳氏所作若鈴不圜今此回而微

圜故聲淫衍侈謂中央約也侈則聲迫筰出去疾也

無鴻殺也

賈疏言非偏侈乃鍾口總弇謂中央寛也弇則聲鬱

寛故聲迫筰而出去疾也

勃不出也賈疏侈為口寛則弇乃口狹中央寛也聲鬱勃不出由口龍故甄讀為甄

爗之甄賈疏見春秋緯甄爗度篇甄猶掉也鍾微薄則聲掉鍾大

厚則如石叩之無聲賈疏鳧氏記鍾已厚則石已薄則播是故大鍾十分其鼓間以

其一為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為之厚是厚薄得中也

賈氏公彦曰十二

種竝是鍾之病此十二辰之零鍾非編者直言病鍾

除此病乃善也

郎氏兆玉曰鍾宮聲五聲之首故

舉鍾以槩其餘

案此節字義晦塞難曉姑從注疏解之又一說云高聲正聲下聲三者聲之正也其餘則皆聲之病也䃂其聲鏗然清也高謂聲高也高則鏗鏘正謂聲平正也正則和緩下謂聲下也下則宏肆其餘諸病亦由三者推之陂險皆正之反陂者聲不正也險者聲不平也不正則聲不根於内而散不平則氣不達於外而斂此二者正聲所以失之原也太高而四達其過

則盈溢太下而沈微或紆回其失則暗昧而衍餘達之甚而侈放則暴疾而不蓄回之甚而弇掩則鬱抑而不舒高而薄則至於掉而不收下而厚則至於如石而無韻二者幾於不成聲矣此七者皆髙下之過必去其病然後清濁適均可與正聲相宣而諧和也其說視注疏更有條理且以聲言之則不專主於鍾而鍾亦賅焉存之

通論易氏祓曰鳧氏為鍾言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

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而不及高下正陂險達緻回之八聲然言清濁之所由出則八聲亦可以類推也

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齊音劑

正義鄭氏康成曰數度廣長也賈疏律歴志古之神瞽度律均鍾以律計自倍半假令黄鍾之管長九寸倍之為尺八寸又九寸得四寸半緫二尺二寸半以為鍾口之徑及上下之數自外十二辰皆以管長短計之可知故云數度廣長也廣則口徑長則上下也齊量侈弇之所容賈疏十二鍾皆有所容多少之齊量故云侈弇之所容侈弇雖是鍾病所容多少則依法

故舉侈弇見文而言　朱子曰數度如黃鍾九寸林鍾六寸之類齊量如磬材有剛柔清濁音聲有輕重高低故復以十二聲齊量斟酌磨削厚薄令合節奏如磬氏已上則磨其旁已下則磨其耑之類　鄭氏鍔曰用十二律以為之數度則長短多寡由此而生用十二聲以為之齊量則大小輕重由此而準或厚或薄或高或下由數度之不審也以是病而求之得其聲矣或侈或弇或達或回由齊量之或差也以是病而求之

得其制矣如是而為樂器必和焉

案齊與食醫所和之齊同義謂其分之所際也蓋以十有二律之數為衆器之度以十有二聲之齊為衆器之量度必以律之數者記所謂百度得數而有常也中之所容雖同而形之回筰弇侈異則音亦異焉故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

通論唐書禮樂志云聲無形而樂有器古之作樂者懼器失而聲亡多為之法以著之故始求聲者以律

而造律者以黍自一黍之廣積而為分寸一黍之多積而為龠合一黍之重積而為銖兩此造律之本也故為之長短之法而著之於度為之多少之法而著之於量為之輕重之法而著之於權衡又總其法而著之於數使其分寸龠合銖兩皆起於黄鍾使得律者可以制度量衡因度量衡亦可以制律不幸皆亡則推其法數而制之用其長短多少輕重以相参攷四者既同而聲必至聲至而後樂可作矣

凡和樂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和謂調其故器也賈疏上文凡為樂器是新造者今更言和明是調故器

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鐘

正義鄭氏康成曰教教眡瞭也賈疏眡瞭職掌播鼗擊頌磬笙磬不言擊鐘以磬是樂縣之首故特舉之其實編鐘亦眡瞭擊之磬亦編於鐘言之者鐘有不編不編者鐘師擊之賈疏磬無不編以其無可對故不言編鐘言編則對不編者也教眡瞭言編鐘則不編者鐘師自擊之可知

賈氏公彥曰不編者十

二零鍾也若書傳云左五鍾右五鍾

桊既設鍾師而不使教擊編鍾何也鍾師掌其特縣者耳編鍾與編磬皆衆條理也故竝使磬師教之八音惟石音難調石聲和則衆音可依之以為準詩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書言韶樂之盛而終以擊石拊石皆此義也

存疑劉氏敞曰宮縣有特磬十二磬師則兼教之

陳氏暘曰磬與鍾常相待以為用國語金石以動之

是也磬有編有不編者明堂位叔之離磬虞書鳴球皆特縣之磬也磬師於磬言擊舉特縣以見其編者也於鐘言編舉編縣以見特也

案特縣之磬經無明文故疏言磬無不編然爾雅云大磬謂之毊大戴禮云磬一縣而堂特又若有特磬者朱子於孟子集注亦云有之更俟攷

教縵樂燕樂之鐘磬縵莫半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縵讀為縵錦之縵謂雜聲之和樂

者也賈疏謂雜弄調和學記不學操縵不能安弦燕樂房中之樂賈疏即關雎二南也所謂陰聲也二樂皆教其鍾磬案鍾師職凡祭祀饗食奏燕樂則燕樂蓋於正禮之終用之楚茨詩樂具入奏以綏後禄此祭祀之燕樂也鄉飲鄉射燕大射於說屨升坐後皆無算樂飲射之息司正則鄉樂唯欲此賓客之燕樂也正禮之樂升歌笙入閒歌合樂有一定之節至燕則禮殺隨人意而用之至旄舞夷歌皆可與焉則樂無一定唯不

及雅頌可見矣以鍾磬奏之而笙師又共其鍾笙之樂則是歌與笙亦兩有也房中之樂鄭注燕禮以為弦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鍾磬之節蓋房中者本詩之初意而言謂后夫人諷誦於房中不用鍾磬耳至以為燕樂則有鍾磬而亦不於房中矣房中之樂亦燕樂之一而燕樂不專此也縵樂未詳注疏以為雜弄意亦絲弦之小器而非琴瑟始學樂者之所習故亦有時奏之以示不忘其初之意與

凡祭祀奏縵樂

案不言奏燕樂與鍾師互見也不言饗食則饗食不奏縵樂也然則此亦祭祀之小者與

鍾師掌金奏

正義鄭氏康成曰金奏擊金以為奏樂之節金謂鍾及鎛賈疏二者皆不編獨縣而已賈氏公彦曰此鍾師自擊不編之鍾

通論朱子曰鍾磬有特縣者有編縣者其特縣者器

大而聲宏雜奏於八音之間則絲竹之音皆為所掩

而不可聽故但於起調畢曲之時擊之以為作止之

節其編縣者則聲器皆小可以雜奏於八音之間而

不相陵也不知今世大樂之制如何但以理推之意

古者當如是耳

案注言鍾及鎛而疏謂二者皆獨縣則是大鍾有此

兩種也國語云細鈞有鍾無鎛大鈞有鎛無鍾然則

鍾又大於鎛而二者蓋不並用與通言之則鎛亦名

鍾

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齊側皆反祴音陔驁五羔反注故書納作內杜子春云當為納

正義鄭氏康成曰以鍾鼓者先擊鍾次擊鼓以奏九夏夏大也鄭氏鍔曰奏九夏必用鍾鼓故竝言鼓非謂鍾師擊鍾又擊鼓也鼓則鎛師鼓之

杜氏子春曰祴讀為陔鼓之陔賈疏漢有陔鼓之法樂師先鄭注若今時行禮於大學罷出以鼓陔為節

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賈疏皆大司樂文　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

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賈疏四夏無明文　賓醉而出奏陔夏賈疏賓醉將出恐其失禮故陔切之是以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賓將出皆云奏陔公出入奏驁夏賈疏大射禮公入奏驁夏不見出時而云出者樂師職行以肆夏趨以采薺出入禮同則驁夏亦出入禮同也　賈氏公彥曰王夏惟天子得奏肆夏諸侯亦得用之燕禮奏肆夏是也郊特牲大夫之奏肆夏由趙文子始明非禮也其昭夏已下諸侯亦用之

辨疑劉氏敞曰前人皆以九夏為頌詩之篇春秋傳

稱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夏屬金奏詩屬工歌則夏非頌篇明矣然則九夏乃有聲而無辭者也

鄭氏樵曰九夏堂下之樂有調而無其辭束晳補六亡詩皮日休補肆夏不知笙詩金奏初無辭也

案凡言奏鍾鼓者皆謂大鍾也將奏夏則以鍾鼓發之故云以鍾鼓奏九夏左傳謂奏肆夏之三則每一夏皆有三曲矣其曲蓋工師以譜相傳授者九夏八音具備但無歌耳歌在堂上貴人聲也大射儀賓及

庭奏肆夏其時歌工未入則九夏非詩歌明矣

存疑杜氏子春曰肆夏詩也春秋傳穆叔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賈疏襄公四年左傳肆夏與文王鹿鳴俱稱三謂其三章也以此知肆夏詩也國語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肆夏繁遏渠所謂三夏矣呂氏叔玉說肆夏繁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肆遂也夏大也言遂於大位也故時邁

曰肆于時夏允王保之繁多也遏止也言福禄止於周之多也故執競曰降福穰穰降福簡簡福禄來反渠大也言以后稷配天王道之大也故思文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故國語謂皆昭令德以合好也　鄭氏康成曰樂之大歌有九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賈疏晉侯享穆叔奏肆夏與文王鹿鳴同時而作文王鹿鳴既是詩明肆夏亦是詩也肆夏既是詩則九夏皆詩篇名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　賈氏公彦曰以

鍾鼓奏九夏者謂堂上歌之堂下以鍾鼓應之歌詩尊卑各别天子享元侯升歌肆夏頌合大雅享五等諸侯升歌大雅合小雅享臣子歌小雅合鄉樂若元侯相享與天子享巳同五等諸侯相享亦然其享臣子亦與天子享臣子同案此約鄉飲燕禮鄭注及詩譜皆臆説也即據左傳天子享元侯第云奏肆夏並不言歌頌及大雅則其他可知燕之用樂與享同故燕禮升歌鹿鳴等三篇左傳晉侯享穆叔為之歌鹿鳴是燕享同樂也

桀曰繁遏曰渠肆夏之第二第三曲也以執競詩為繁遏焉有周公制禮所用而預歌成康者乎執競非繁遏則時邁亦非肆夏明矣言歌又言奏者則有詩篇下騶虞貍首采蘋采蘩是也言奏不言歌者但如笙管之曲而無詩篇九夏是也未可以文王鹿鳴之類類之

凡祭祀饗食奏燕樂食音嗣

正義鄭氏康成曰以鍾鼓奏之　賈氏公彥曰饗食

在廟故與祭祀同樂

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蘩

正義賈氏公彥曰言凡則大射賓射等同用此為射節也射人與樂師辨其節數此見其作樂人為之故數職重言　王氏昭禹曰大師帥瞽而歌射節鍾師則掌此四詩之金奏不言節以主其節者樂師也

掌鼙鼓縵樂

正義鄭氏康成曰作縵樂擊鼙以和之　賈疏此官主擊鼙磬師奏

縵樂鍾師擊鼙以和之 鄭氏衆曰鼓讀如莊王鼓之之鼓見宣十二年公羊傳

笙師掌教龡竽笙塤籥簫篪篴管舂牘應雅以教祴樂

龡古吹字竽音于牘音獨祴與陔同工才反

正義鄭氏衆曰竽三十六簧賈疏通卦驗竽長四尺二寸注竽管類用竹爲之形参差象鳥翼廣雅竽象笙三十六管宮管在中央 朱子曰簧笙竽管中金葉也蓋笙竽皆以竹管植於匏中而竅其管底之側以薄金葉障之吹則鼓之而出聲所謂簧也笙十三簧賈疏廣雅笙以匏爲之十三管宮管在左方 陳氏祥道曰爾雅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先儒謂笙列管匏中施

簧管端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三簧篪七空賈疏廣雅篪以竹為之長尺四寸八孔一孔上出寸三分先鄭云七空盖傳寫者誤　陳氏祥道曰爾雅篪之大者謂之沂郭璞曰一孔上出名翹横吹之小者十有二寸牘以竹大五六寸長七尺短者一二尺其端有兩空髤畫賈疏巾車注髤赤多黑少之色以兩手築地應長六尺五寸其中有椎雅狀如漆筩而弇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韋鞔之有兩紐疏畫賈疏疏畫者長疏而畫之牘應雅三者皆約漢法知之

鄭氏康成曰教教眡瞭也籥如遂三空祴樂祴夏之

樂賈疏與鍾師祴夏同牘應雅教其舂者謂以築地笙師教之則三器在庭可知矣賓醉而出奏祴夏以此三器築地為之

杜氏子春曰遂讀為蕩滌之滌今時所吹五空竹遂

朱子曰今之簫管是古之笛今之雲簫是古之簫

棠墳簫管小師教之瞽矇習之矣笙師又教之者人氣之器所用者廣凡有目無目之人皆兼習也笙入三終為奏樂之一節故笙以有目者為之而別使笙

師教焉以瞽矇不便錯雜於階間也有時而笙亦有時而管所以簫管諸器笙師兼教之牘應雅專為祴樂之用祴夏士大夫亦用焉云教祴則九夏無不教矣舉祴以包其上耳

凡祭祀饗射共其鍾笙之樂燕樂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鍾笙與鍾聲相應之笙賈疏笙師不掌鍾而兼言鍾故知義然也

案鍾笙猶云笙鍾笙鍾笙磬在東縣笙者近之升歌

畢而笙入則此所共之樂是也言鍾以包磬言笙以包塤篪簫管之屬

大喪廞其樂器及葬奉而藏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廞興也謂作之奉猶送也賈疏送於壙而藏之

賈氏公彥曰此所興作即上文竽笙以下 黄氏度曰眡瞭廞而不藏笙師藏之

案惟笙師鎛師籥師司干職有奉藏葬器之文籥師司干所掌者舞器也其八音之器竹匏土笙師與眡

瞭㰦之鼓鼗柷敔琴瑟編鍾編磬葢皆眡瞭㰦之而奉藏則畫屬之笙師以眡瞭賤不可使奉樂器而藏於墓也且藏器無庸多人器之小者笙師主之其大者鎛師主之足矣故他職不列焉

大旅則陳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陳於饌處而已不涖其縣賈疏涖縣者大司樂其職大喪涖㰦樂器注云臨笙師鎛師之屬是也

案大旅獨於眡瞭笙師見之者所掌樂器獨多故於

此二職言廞器陳器以見凡也其餘亦廞之陳之可知注云不涖其縣疏云涖縣者大司樂大司樂之涖縣者謂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也諸官陳之大司樂涖之則祭時奏此樂明矣王昭禹謂陳之而不奏於義無取焉

鎛師掌金奏之鼓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主擊晉鼓以奏其鍾鎛也賈疏鼓人職以晉鼓鼓金奏　然則擊鎛者亦眂瞭

案鍾師所掌者金奏鎛師所掌者金奏之鼓所掌在鼓而官名鎛師以其主於金奏也鍾鎛者金奏之主也其非金奏之鼓則眂瞭擊之其職云賓射皆奏其鍾鼓鼜愷獻亦如之是也金奏即九夏也郊廟朝廷之樂事鼓人不與故金奏之鼓鎛師掌之

存異陳氏暘曰一鍾也虞夏之時小謂之鍾大謂之鏞周之時大謂之鍾小謂之鎛則鎛即編鍾編鍾即歌鍾也

案大射樂縣之灋皆於編鍾編磬之外云其南鑮鑮即鎛也左傳鄭賂晉侯歌鍾二肆及其鎛磬則鎛是特縣非即編鍾歌鍾明矣何乃混而一之哉

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饗食賓射亦如之

正義賈氏公彥曰亦以晉鼓鼓之

軍大獻則鼓其愷樂凡軍之夜三鼜皆鼓之守鼜亦如之鼜音戚又七到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守鼜備守鼓也鼓之以𡔷鼓杜子

春曰一夜三鼜備守鼜也賈疏鼓人注引司馬法昏鼓四通為大鼜夜半三通為晨戒旦明五通為發昫是一夜三鼜也春秋傳所謂賓將趨者音聲相似賈疏昭公二十年左傳衛侯如死鳥齊侯使公孫青聘於衛賓將掫注云掫謂行夜子春云賓將趨趨與鼜音相似也

案愷樂與鼜用鼓多鎛師以鼓作之眡瞭奏其鍾鼓既則諸軍羣鼓之不獨二官也鎛師所掌即鼓人所教而別為二職何也鼓人所鼓神祀社祭鬼享軍旅田役金奏以及祭祀百物之神皆用於鄉遂都邑者

故屬地官鎛師所鼓祭祀饗食賓客大獻皆用於王朝者故屬禮官惟鼓鼜二職並列亦以其軍旅之所在而各共其職也　陳氏暘引樂志鼜鼓長丈二尺破注謂夜鼜即用𪔛鼓之說但鼓人職以𪔛鼓鼓軍事下言凡軍旅夜鼓鼜軍動則鼓其衆脉絡相聯而不另列鼜鼓所引樂志後代之制耳未可據以破注也姑竝存以俟考定

大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

正義賈氏公彦曰所廞謂作其當職所擊者槃所掌者金奏之鼓則鼓也鎛也皆鎛師廞之而藏之

韎師掌教韎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大饗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舞之以東夷之舞賈疏東夷之樂曰韎　賈氏公彦曰凡舞夷樂皆門外為之　鄭氏鍔曰祭祀舞韎樂明其得遠夷之懽心以祀先王大饗亦舞韎樂者以遠夷向化之實鼓勵諸侯也　郝氏敬曰周

居西土東方之夷最遠祭饗舞韎樂昭王化之四達也

案東夷之俗於三方為美則其樂亦於諸方為優故其官特稱師而祭祀大饗皆舞之不與諸方同也

旄人掌教舞散樂舞夷樂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

正義鄭氏康成曰散樂野人為樂之善者（賈疏以其不在官之員內故以為野人）夷樂四夷之樂皆有聲歌及舞　鄭氏鍔曰四方之人有能通知樂舞而欲仕於王朝者使屬

旄人以其所教者散樂故也

○案散樂列國之樂也夷樂雜居中國夷狄之樂也云四方之舞仕者而不及四夷則非遠裔可知矣九服土風不同則舞亦各異故四方願以其舞仕者皆隷焉　疏謂旄人教夷樂而不掌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而不教二職互相統非也此職所教者舞鞮鞻氏所教者聲歌耳

凡祭祀賓客舞其燕樂

正義賈氏公彥曰作燕樂時使四方舞士舞之以夷樂

案燕樂之舞亦兼散樂正禮將終而燕則夷樂散樂惟所用之亦以盡歡心也

籥師掌教國子舞羽龡籥龡同吹

正義鄭氏康成曰文舞有持羽吹籥者所謂籥舞也文王世子秋冬學羽籥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賈疏

詩簡兮篇引之證皆文舞所執之器

賈氏公彥曰此職所教與樂師

教小舞互相足

案樂師掌教國子小舞籥師則教以龡籥之節合乎舞羽之節也又文王世子籥師教戈籥師丞贊之是亦教戈也不言戈者以文舞統之重文德也

祭祀則鼓羽籥之舞賓客饗食則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鼓之者恒為之節　賈氏公彦曰祭祀合樂之時使國子舞籥師鼓動之使彼羽籥之舞與樂節相應　陳氏暘曰舞者節之以鼓詩曰籥

舞笙鼓是也
鼛鼓之小者如鞞如應大師小師擊之以令樂以其手可執也故鼓矇亦掌播鼗其餘則皆有目者司之鍾師以鍾鼓奏九夏而鼓則鎛師掌之愷鼓鼜鼓鎛師掌之而眂瞭皆擊之籥師鼓羽籥之舞以其知舞節也
大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
正義賈氏公彥曰此所廞亦惟羽籥

通論王氏安石曰大司樂涖廞樂器涖之而已眡瞭廞樂器則廞之者也笙師鎛師及此職廞其樂器則各自廞其官之器非若眡瞭掌大師之縣者也故言其以别之

籥章掌土鼓豳籥

正義杜氏子春曰土鼓以瓦為匡以革為兩面可擊也　鄭氏衆曰豳籥豳國之地竹　鄭氏康成曰豳籥豳人吹籥之聲章賈疏謂籥中吹豳詩及雅頌　明堂位土鼓蒯

桴葦籥伊耆氏之樂 王氏安石曰王業起於豳而樂之作始於土鼓本於籥逆暑迎寒祈年皆本始民事息老物則使復本反始也故擊土鼓吹葦籥其章用豳詩焉

案豳籥所歙之器也鼓土則節之籥章其所歙之曲即下詩雅頌也葦與竹為類故亦可以為籥其器簡其聲質喬野朴茂之民制而用之以施於農事之祈報意伊耆氏已來民間故多有此而豳俗亦然至周

公乃以之龡豳詩龡豳雅龡豳頌而比之為樂也官名籥章者别於籥師也籥師之籥專以節舞籥章則按章而分用之明堂位言葦籥此不言葦蓋亦兼用竹矣

中春晝擊土鼓龡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中音仲

正義鄭氏康成曰豳詩豳風七月也龡之者以籥為之聲七月言寒暑之事迎氣歌其類也此風也而言

詩詩總名也迎暑以晝求諸陽迎寒以夜求諸陰

王氏安石曰中春晝書所謂日中陽於是乎分故逆暑中秋夜書所謂宵中陰於是乎分故迎寒　賈氏公彦曰二月迎暑者巳後漸暄也

案此以豳見歌也云詩則有歌者可知矣

凡國祈年于田祖龡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樂音洛

正義鄭氏康成曰祈年祈豐年也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也　鄭氏衆曰田畯古之先教田者爾雅畯農

夫也　賈氏公彥曰此祈年於田祖竝上逆暑迎寒竝當有祀事田祖與田畯所祈當同日但位別禮殊樂則同也田祖即郊特牲所謂先嗇

褰王氏安石以田畯為司嗇非也司嗇乃后稷不可以田畯當之八蜡内有司嗇又有農農即田畯蓋古之始耕田者先嗇只一而田畯隨地不同猶國學舍菜之先聖先師也

國祭蜡則龡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

正義鄭氏康成曰杜子春云郊特牲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嵗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黄衣黄冠而祭息田夫也某謂十二月建亥之月也賈疏知非夏十二月者以建亥萬物成月令祈來年及臘先祖皆在建亥月也求萬物而祭之者萬物助天成嵗事至此為其老而勞乃祀而老息之於是國亦養老焉月令孟冬勞農以休息之是也

案豳詩王業之本而不陳於宗廟何也以其非王者

之樂音節與思文清廟諸詩迥殊而不可與六代之樂並又不可與燕樂縵樂夷樂雜陳用以逆暑迎寒索饗萬物協天時勸民事義精而教溥矣二南風教之原故以為燕樂用之鄉黨邦國以化天下后夫人即事於宗廟故祭之末亦歌焉

辨正朱子曰先儒謂風中自有雅頌雖程子亦然似混詩之六義竊謂楚茨大田甫田是豳之雅噫嘻載芟豐年諸篇是豳之頌謂其言田事如七月也王介

甫則謂豳詩自有雅頌今其辭亡恐未必然若如鄭氏說節兩章為豳風猶或可成音節至於四章半為豳雅三章半為豳頌不知成何曲拍耶

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

正義鄭氏康成曰四夷之樂東方曰韎南方曰任西方曰侏離北方曰禁賈疏四夷樂名出於孝經緯鉤命決彼又云皆於四門之外右辟

王者必作四夷之樂一天下也言與其聲歌則云樂者主於舞

棨韎師掌東夷之舞此云四夷則又廣且遠矣樂謂其所用之器也其舞亦存焉識其土風列其情狀所以通遠俗示無外也又隋史言龜兹人蘇祇婆善琵琶一均之内間有七聲因而問之以其七調勘校七聲冥若符契鄭譯因習而彈之始得七聲之正以此觀之可見聲音之理出於自然不以中外遠近有間古人竝存夷樂良有以也

餘論薛氏季宣曰四夷之樂或以其服色名或以其

聲音名服色韎是也聲音侏離是也

祭祀則龡而歌之燕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龡之以管籥為之聲賈疏歌者在上管籥在下

言龡之則管籥為之聲可知

案韎師旄人鞮鞻氏皆非樂之正祭祀用之蓋間用其一而非每祭皆備也韎師用之大饗旄人用之賓客鞮鞻氏則曰燕而已以是而推則三職所共之祭祀其亦有差矣

典庸器掌藏樂器庸器

正義鄭氏康成曰庸器伐國所獲之器若崇鼎貫鼎貫疏明堂位文及以其兵物所鑄銘也賈疏襄公十九年左傳季孫宿以所得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是經之庸器也　鄭氏鍔曰庸器者紀功之器傳之子孫守而不墜以為寶故特以名官

案樂器諸官分掌之而復掌於此職者此職為聲音之器之總也未用之前既用之後及多存而備用者悉典之又如垂之和鍾叔之離磬女媧之笙簧及琴

瑟管籥先王先公之手澤口氣存焉者皆藏而世守之祭祀或與宗器竝陳

及祭祀帥其屬而設筍虡陳庸器饗食賓射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設筍虡眂瞭當以縣樂器焉賈疏眂瞭掌大師之縣此直云設筍虡是眂瞭縣之可知陳功器以華國也　杜氏子春曰横者為筍從者為為鐻　王氏昭禹曰非以道勝淫不能伐而俘之非以德嗣服不能傳而守之祭祀饗射出而陳之示為之先者能遺為之後者能守

大喪廞筍虡

正義賈氏公彦曰按檀弓有鐘磬而無筍虡此有筍虡者明有而不縣以喪事略故也

案筍虡蓋方廞時則縣之入壙則去之此職所以不言奉而藏也

司干掌舞器

正義鄭氏康成曰舞器羽籥之屬賈疏文武之舞所執有異皆司干掌之

案舞器司干藏之不言藏者因於典庸器且於下

文見之也云舞器則文舞武舞之器竝存焉司兵與司戈盾授舞者兵蓋臨時受於司干而以轉授舞者以舞器繁多司干二人不能徧授故也其兵則仍是樂官之器非戰陳所用即朱干玉戚亦司干掌之存疑賈氏公彥曰按司戈盾祭祀授舞者兵惟謂戈盾其干則於此官受之司兵亦云祭祀授舞者兵鄭注授以朱干玉戚謂授大武之舞與此小舞干戈別也

祭祀舞者既陳則授舞器既舞則受之賔饗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既巳也受取藏之

案授受有與舞人直相授受者有與司兵司戈盾轉相授受者皆是也舞人不可豫執其器以出故既陳而後授之文舞武舞六代之舞其器有殊必行列既定就而分授之乃無舛誤

大喪廞舞器及葬奉而藏之

正義賈氏公彦曰司干所廞干盾之屬其羽籥籥師

廞之

通論賈氏公彦曰眡瞭所廞者謂鼓與磬也鍾師不云廞則鍾亦眡瞭廞之大師小師及瞽矇皆不云廞者以其無目瞽矇所掌柷敔塤簫管及琴瑟皆當眡瞭廞之不言奉而藏之文不具也笙以下笙師廞之鎛師鼓其金奏之樂則晉鼓鎛師廞之其兵舞所廞入五兵中故司兵云大喪廞五兵也凡廞樂器皆大司樂涖之典同不云廞者以律呂與鍾器等為制

度不掌成器也庸器不厥以非常也

案樂職凡二十自大司樂至小胥皆主學校之教而

掌樂之政令焉自大師至眂瞭則專掌聲樂之事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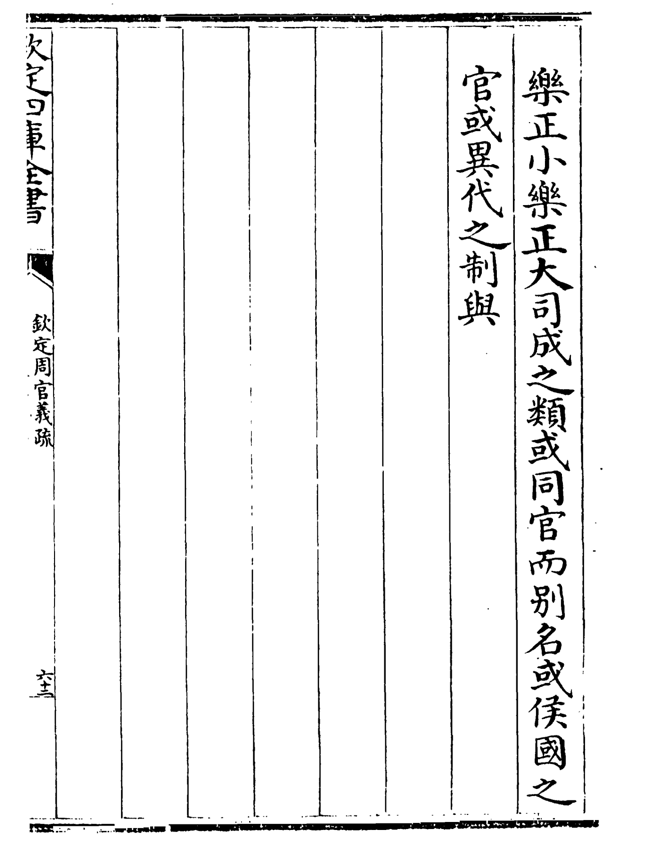
次之典同本律吕審聲音以造樂器故又次之樂器

之司自磬師至鎛師備矣故又次之有聲必有舞故

韎師旄人籥師又次之籥章鞮鞻氏或為上古之樂

或為荒裔之音故又次之典庸器聲器也司干舞器

也皆藏器以待事而已故又次之至散見書傳如大



樂正小樂正大司成之類或同官而別名或侯國之官或異代之制與

欽定周官義疏卷二十三

欽定周官義疏卷二十四

春官宗伯第三之八

大卜掌三兆之灋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

正義鄭氏康成曰兆者灼龜發於火賈疏菙氏職凡卜以明火爇燋遂龡其焌契是灼龜而兆發也其形可占者賈疏占人職君占體大夫占色之等其象似玉瓦原之璺罅賈疏謂破而不相離似玉瓦原之破裂是用名之焉

上古以來作其法可用者有三原原田也賈疏僖二十八年左

傳原田每每以原與原田字同故為此解

案玉之璺雖有紋可見而體實未坼龜灼而紋坼最細者似之瓦則其坼較粗原則大裂矣疑取象命名之意如此

存疑杜氏子春曰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原兆有周之兆賈疏趙商問此與下文連山宓犧歸藏黃帝子春何由知之鄭氏答云此數者非有明文改之無據故著子春說而已　賈氏公彥曰近師以玉兆為夏瓦兆為殷

案三兆者龜卜之大綱如筮之有三易蓋以此為占而非所占之吉凶也

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

正義鄭氏康成曰頌謂繇也賈疏繇之說兆若易之說卦故名占兆之書曰繇

三法體繇之數同其名占異耳賈疏占兆無文但三易名異占亦異則三兆名異占亦異可知百二十每體十繇體有五色又重之以墨坼也賈疏占人職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注體兆象色兆氣墨兆廣坼兆璺體色墨坼各不同此注云體有五色又重之以墨坼則四者皆相因而有以其有五行兆體體中有五色既有

體色則因之以兆廣狹爲墨又因墨之廣狹支分小璺爲坼也五色者洪範所謂曰雨曰霽曰圛曰蟊曰尅賈疏雨霽之類其體有五色其色統得體每色皆有墨坼則五色中各有五墨坼蔡氏沈曰雨者如雨其兆爲水霽者開霽其兆爲火蒙者蒙昧其兆爲木驛者絡驛不屬其兆爲金尅者交錯相勝其兆爲土服氏虔曰卜法橫者爲土立者爲木斜向經者爲金背經者爲火因兆而細曲者爲水全氏賜曰五兆五行之體曲爲水鋭爲火直爲木圓爲金橫爲土是謂五體賈氏公彦曰經兆者龜之正經體謂龜之金木水火土龜兆有五而爲百二十者兆别爲二十四分也每體十繇故其頌千有二百鄭氏鍔曰經兆之

體者謂三兆所卜之正體一體而五色應五行也五行之變無窮自其墨色坼裂分而配之一色别為二十四體或云五五應二十五而云二十四者其一純體無生尅不占也故五行之兆分為百有二十體十頌所以發明其吉凶故百二十體而有千二百之頌頌者卦繇之辭三兆不同而其數無異特所占不得而同此所以為玉瓦原之别案䟽謂兆别為二十四分令以其說推之龜之中直紋謂之千里路灼契之坼以近千里路者為首稍遠

為中近邉為尾凡圻之見皆有首中尾焉合三節言之則有雨雨雨雨雨霽雨雨蒙雨雨驛雨雨尅又有雨霽雨雨霽霽雨霽蒙雨霽驛雨霽尅又雨蒙有五雨驛有五雨尅有五而二十五具矣除純體無生尅者不占則二十四五兆各二十四則百有二十之經兆具矣頌千有二百者更以十干之日加之與

通論王氏應麟曰據左傳懿氏占曰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成季卜曰閒於兩社為公室輔驪姬占曰專之

渝攘公之揄衛侯占曰如魚竀尾此皆繇辭可見者

卜筮未經秦火不知何以後世無傳

掌三易之灋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

正義鄭氏康成曰易者揲蓍變易之數可占者也賈疏易繫辭傳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是揲蓍變易之數可占者

名曰連山似山出納氣也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而藏於其中賈疏連山以純艮為首山上山下是名連山歸藏以純坤為首坤為地萬物莫不歸藏

劉氏恕曰禮運孔子於宋得坤乾是也

朱子曰周代名也其卦本

伏羲所畫有交易變易之義故謂之易其辭則文王周公所繫故謂之周

存疑杜氏子春曰連山伏羲歸藏黄帝　賈氏公彦曰近師皆以夏曰連山殷曰歸藏案此本康成易贊及易論夏殷易以七八不變為占周易以九六變者為占案左傳穆姜薨於東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注云爻在初六九三六四六五上九惟六二不變是據夏殷不變為占之事也案左傳所謂遇艮之八即啟蒙五爻變則以之卦之不變爻占也　程

氏迥曰古之筮者兼用三易之法衛元之筮遇屯曰利建侯是周易或以不變者占季友之筮遇大有之乾同復於父敬如君所蓋二易辭也既之乾則變矣是連山歸藏亦以變者占也

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

正義鄭氏康成曰三易卦別之數亦同其名占異也賈疏連山歸藏周易是名異連山歸藏占七八周易占九六是占異也　每卦八別者重之數賈疏據周易以八卦為本八卦重之則得六十四　孔氏穎達曰重卦

諸儒有四說王輔嗣等以為伏羲重卦鄭康成之徒以為神農重卦孫盛以為夏禹重卦司馬遷以為文王重卦案繫辭神農之時已有蓋取諸益與噬嗑當以伏羲既畫八卦即自重之為得其實朱子語類問伏羲始畫八卦其六十四者是伏羲已自畫邪是文王重之耶看先天圖則有八卦便有六十四疑伏羲已有畫矣曰周官言三易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便見不是文王重之

通論白虎通曰天子下至士皆有蓍龜者重事決疑亦不自專諸侯龜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龜陰故數

偶也天子蓍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蓍陽故數奇也龜之為言久也蓍之為言耆也久長意也

掌三夢之灋一曰致夢二曰觭夢三曰咸陟觭居宜反杜其宜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夢者人精神所寤可占者賈疏人寐形魄不動而精神寤見覺而占之　鄭氏鍔曰夢出於有所因故曰致孔子之夢周公是也一仰一俯為觭觭夢蓋怪異之夢趙簡子夢童子倮而轉以歌魯聲伯夢泣而珠盈

懐是也無心感物謂之咸陟升也精神上與鬼神通

高宗之夢傅説是也

總論賈氏公彦曰大卜所掌先三兆次三易後三夢

者筮短龜長夢以協卜筮而已故以是為次

其經運十其別九十

正義鄭氏康成曰運或為緷當為煇是眡祲所掌十

煇也王者於天日也夜有夢則晝視日旁之氣以占

其吉凶凡所占者十煇每煇九變此術今亡

存疑王氏安石曰占夢以歲時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則此所謂經運盖歲時日月星辰之運

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

正義鄭氏康成曰國之大事待著龜而決者有八賈疏大事卜小事筮此既大事而兼言筮者凡大事皆先筮而後卜也　定作其辭於將卜以命龜也鄭司農云征謂征伐也象謂災變雲物如衆赤鳥之屬賈疏按哀六年左傳是歲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

史曰其當王身乎有所象似易曰天垂象見吉凶春秋傳天事恒象是也謀謂謀議也果謂事成與不也至謂至不也雨謂雨不也瘳謂疾瘳不也某謂征亦云行巡守也賈疏襄十三年左傳先王卜征五年是征亦得為巡守也與謂所與共事也果謂以勇決為之若吳伐楚楚司馬子魚卜戰令龜曰鮒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是也賈疏昭十七年左傳　鄭氏鍔曰謀者始創議以立事果者進退未決而求其決也至者會言近止而人或過期不至爾

案此八者雖曰龜之八命實三易三夢所同用盖此乃所占之事目也觀下文可見　卜事莫大於立君大封大遷大師祭祀喪紀而八命中惟征可兼大師他無列焉何也諸官及本職已有明文無庸覆舉而王者四征不庭既不若祭祀喪紀之有常又不若立君大封大遷之曠見且中包時廵及王所不親之小師故特著之見於詩書春秋傳者惟立君大遷大師祭祀之卜為多而喪卜大封無見焉至於肆師職之

卜筮卜稼卜戒春秋傳魯桓卜成季之生懿氏卜妻敬仲衛侯卜渾良夫見夢之類皆包於凡小事中而此八事則有關於邦之吉凶利害故特詳其目而曰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也

以八命者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以觀國家之吉凶以詔救政

正義鄭氏衆曰以此八事命著龜而參之以夢故云以八命者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春秋傳筮襲於夢

武王所用賈疏昭七年左傳　賈氏公彦曰以上文八事命龜之時佐明三兆三易三夢之占推演其辭以觀吉凶而告於王使王改過自新以修救政也　王氏安石曰洪範大疑謀及卜筮兩眂其從違而武王亦以朕夢協朕卜為言盖必三者交相為占而吉凶休咎始得而決

案賛如孔子賛易之賛盖掌三兆三易三夢者各獻其占而大卜則發揮其所以然之理而宣著之

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眡高作龜

正義鄭氏康成曰問事之正曰貞卜立君君無冢適卜可立者賈疏昭二十六年左傳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視高以龜骨高者可灼處示宗伯也大事宗伯涖卜賈疏大宗伯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故知大事宗伯涖卜卜用龜之腹骨骨近足者其部高鄭司農云貞問也國有大疑問於蓍龜作龜謂鑿龜令可爇也某謂貞之為問問於正者必先正之乃從問焉賈疏謂正意問龜非訓貞為問也作龜謂以火灼之

以作其兆也賈疏作謂發使璺坼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士喪禮宗人受卜人龜示高涖卜受視反之又曰卜人坐作龜　賈氏公彦曰凡卜法在禰廟門閾外閾西南西面有席先陳龜於廟門外之西塾上又有貞龜謂正龜於席上又有涖卜命龜眡高作龜凡六節尊者宜逸卑者宜勞作龜眡高二者勞事以大貞事大故大卜親之　黄氏度曰凡卜事眡高揚火以作龜者卜師職也惟大貞則大卜作龜

王氏安石曰大封謂封國命諸侯（案封國之始必卜其土之所宜與策命之）　全氏賜曰大貞者有大疑事而求正也（案大貞包下立君與大封而言）

大祭祀則眡高命龜

正義鄭氏康成曰命龜告龜以所卜之事不親作龜者大祭祀輕於大貞也士喪禮宗人即席西面坐命龜　王氏應電曰大祭祀惟圜丘方澤以二至若大旅及禘祫之祭必以卜

凡小事涖卜

正義鄭氏康成曰代宗伯王氏昭禹曰大事涖卜者大宗伯故凡小事大卜涖馬　案小事涖卜可見小事不專筮而大事之筮亦可互見矣　賈氏公彦曰大事卜小事筮此云小事謂大事中差小者非筮人之小事也小事既大卜涖卜則陳龜貞龜命龜視高皆卜師為之其作龜則卜人也

存疑賈氏公彦曰大事大宗伯涖卜大卜眡高作龜其中陳龜貞龜命龜皆小宗伯為之下文大遷大師

大卜貞龜涖卜亦大宗伯陳龜亦宜小宗伯也其命龜眡高者卜師作龜者卜人又凡旅大卜陳龜則涖卜仍是大宗伯貞龜命龜眡高皆卜師亦卜人作龜又凡喪事大卜命龜則陳龜貞龜亦小宗伯涖卜是大宗伯眡高作龜者卜師也　王氏應電曰凡卜尊者不視事但臨涖之而已執事先陳龜於廟門西塾次正於閾外席上次眡高而命之事又次作其兆立君封國太卜作龜則命之者小宗伯所謂奉玉帛以

詔號而貞之者大宗伯陳之者大宰而涖之者王也大祭祀喪事大卜命龜則作之者卜師貞之者小宗伯陳之者大宗伯而涖之者大宰大宰及大宗伯帥執事以卜日是也大遷大師大卜貞龜則作之者卜人命之者卜師而陳之者小宗伯涖之者大司馬大司馬大師則涖卜是也案大遷疑是大司空涖卜凡以建立都邑當屬冬官也旅大卜陳龜則涖之者小宗伯也小事大卜涖卜則陳貞命作皆卜師以下為之此又因事之大小而尊

畢相次之敘也

案凡卜大事正卿涖之小事大卜涖之而肆師職嘗之日涖卜来歲之芟獮之日涖卜来歲之戒社之日涖卜来歲之稼則此三事其小事中之較重者與

國大遷大師則貞龜

正義鄭氏康成曰正龜於卜位也賈疏卜位即士喪禮卜人抱龜燋先奠龜西面是也又不親命龜亦大遷大師輕於大祭祀也

賈疏以命龜在貞龜後為勞故云輕於大祭祀

閾外席上

凡旅陳龜

正義鄭氏康成曰陳龜於饌處也士喪禮卜人先奠龜於西塾上南首是也不親貞龜以卜旅祭非常輕於大遷大師也

凡喪事命龜

正義鄭氏康成曰重喪禮次大祭祀也士喪禮則筮宅卜日天子卜葬兆凡大事大卜陳龜貞龜命龜眡高其他以差降焉　賈氏公彥曰大祭祀大卜非直

命龜無眡高此喪事亦命龜與大祭祀同但不視高即輕於大祭祀也案凡喪事則不惟大喪　陳氏祥道曰考儀禮卜人奠龜宗人視高及坐命龜而後卜人坐作龜若然大卜於大祭祀凡喪事命之而不作則作者其屬也

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

正義鄭氏曰將卜則開龜之下體去其外甲而存

其下甲有横直之文者以卜也其下甲有直文者案此直文令名千里路所以分左右隂陽也横有五文分十二位者象五行與辰次也其上下不可以為兆可開而燋者左右各二故曰四兆　易氏祓曰下經言辨龜之上下左右隂陽以授命龜者則為開龜之兆而非占兆之書明矣

存疑鄭氏康成曰開開出其占書也經兆百二十體今言四兆者分之為四部賈疏開龜之四兆謂開出其占兆之書分為四部

若易之二篇書金縢曰開籥見書是謂與方功義弓之名未聞

綮玉瓦原三兆卜之綱也雨霽蒙繹克五兆璺坼之象乎五行而視其變化以占吉凶者也此言四兆若作占書解則經兆與頌已在大卜三兆之中不當復名四兆且何須卜師開之若謂所占之事則立君大封大師大遷祭祀喪紀經皆一一臚列即有未盡亦當包於八命中而四兆非其類也如謂璺坼之形則

又與五兆混淆且經文言開明是人開之非火作之所致也文列眂高揚火之前則亦不得為璺坼矣康成既有春夏秋冬四灼之說則劉氏彝所言尚有端緒且今之卜法頗有類於此者似可從

凡卜事眂高揚火以作龜致其墨

正義鄭氏康成曰示涖卜也揚猶熾也致其墨者孰灼之明其兆賈疏按占人注墨兆廣也墨大坼明則逢吉坼稱明墨稱大此云明其兆者彼偏據一邉言其實墨大無明乃可得吉故以明解墨 賈氏公彦曰大貞大卜

眂高故凡卜事皆卜師眂高　鄭氏鍔曰凡卜必以龜骨可灼之高處眂涖卜之人乃揚熾其火以發作其龜而致其墨乃有吉凶可占

紊卜有龜焦者有不食墨者皆不待兆成而知其凶夫墨水也燋契火也火過而陽則焦水過而隂則不食墨

凡卜辨龜之上下左右隂陽以授命龜者而詔相之相息亮反

存疑鄭氏康成曰所卜者當各用其龜也上仰者也下俯者也左左倪也右右倪也陰後弇也陽前弇也詔相告以其辭及威儀賈疏辭命龜之辭威儀若士喪禮卜日在廟門外涖卜在門東西面龜在閾外席上西首占者門西東面南上卜人及執爇者㘽西南面東上皆是威儀之事大祭祀喪事大卜命龜則大貞小宗伯命龜賈疏大貞大卜大卜眡高眡高之上有命龜貞龜陳龜小宗伯尊於太卜故知小宗伯命龜也其他卜師命龜卜人作龜賈疏大卜臨卜貞龜陳龜則卜師命龜卜師命龜則卜人作龜可知案經明言凡卜辨龜之以授命龜者則卜人作龜則亦辨龜以授卜師賈疏非卜師自命可知

案序官卜人中士八人此不列其職者以其與卜師同職故畧之也

案此與龜人辨六龜之屬不同六龜之屬龜人於攻之釁之之時久已區而別之矣何緣卜師更辨而授之而又何詔相之有乎以所詔相爲告以辭及威儀亦未必然出命者涖卜也受命而命龜隨事之大小而各有其人卜師方手龜以進何緣他人之辭與儀乃煩卜師之詔相乎上下左右即開龜四兆之處也上二爲陽下二爲陰右二爲陽左二爲陰左右之陰

陽反者覆視之則正也又腹下為陰其反背為陽開其腹下乃覆而灼其背焉故卜師辨之以授命龜者而詔相之慮命龜者之或不曉也雖曉猶詔之蓋其慎也

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靁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果魯火反靁力胃反又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屬言非一也色謂天龜玄地龜黃

東龜青西龜白南龜赤北龜黑龜俯者靈仰者繹前弇果後弇獵左倪靁右倪若賈疏俯者靈已下皆爾雅文天龜法天故向下而俯地龜法地故向上而仰東南陽方故東龜甲向前長而前弇南龜甲向後長而後弇西北陰方故不能長前後西龜頭向左北龜頭向右如相睥睨然爾雅云左倪不類右倪不若不類即靁不若即若也全氏賜曰首左倪者甲亦偏左首右倪者甲亦偏右　案弇中寬而口斂也考工記侈弇之所由興是其體也賈疏體有二此經據頭甲而言占人職君占體謂兆象與此異東龜南龜長前後在陽象經也賈疏此據甲而言凡天地之間南北為經東西為緯西龜北龜長左右在陰象緯也賈疏此據頭而言天龜俯地龜仰東

龜前南龜卻西龜左北龜右各從其耦也杜子春讀果為贏賈䟽謂龜前甲長後甲短露出邊為贏亦得為一義　賈氏公彥曰物色也

存疑孔氏穎達曰龜之屬有六辨之而定其所當用謂若卜祭天用靈卜祭地用繹春用果秋用靁之類也　鄭氏鍔曰戴記青黑緣天子之寶龜也公羊傳龜青純何休以為龜甲頔青也千載之龜青頔然則六龜之色蓋亦視其頔而已曰俯仰左右者以其首

言之曰前後者以其甲言之曰玄黄青赤白黒者以其頟言之

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於龜室

正義鄭氏康成曰六龜各異室也秋取龜及萬物成也攻治也治龜骨以春是時乾解不發傷也　賈氏公彦曰龜有六室六龜各入於一室以著龜歲易秋取春攻訖即易去前龜也　天地四時之龜歲易若大寶龜非常用者不歲易

桼取之用秋陰氣足也攻之用春劑之以陽也秋時已殺之至春攻治之則去其上甲而留其下甲及牆耳

餘論賈氏公彥曰案爾雅有十龜一曰神龜龜之㝡神明者二曰靈龜今觜蠵龜一名靈蠵能鳴者也三曰攝龜腹甲曲折能自張閉好食蛇江東呼為陵龜也四曰寶龜大寶龜也五曰文龜甲有文采者也河圖云龜負書冉甲青文六曰筮龜常在蓍叢下潛伏

史記龜筞傳上有壽蓍下有神龜 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四者皆言其所生之處火龜猶火鼠也

上春舋龜祭祀先卜

正義鄭氏康成曰舋者殺牲以血之神之也先卜始用卜筮者世本曰巫咸作筮卜未聞其人也上春夏正建寅之月月令孟冬舋祠龜筞相互矣賈疏月令孟冬舋則周孟冬亦舋之周上春舋秦亦上春舋之故云相互秦以十月建亥為歲首則月令秦世之書亦或欲以歲首舋龜耳

辨正賈氏公彥曰先鄭以祭祀先卜謂卜其日與其牲後鄭不從者以龜人不主卜事也

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旅亦如之喪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奉猶送也送之於所當卜案事之大於此者其奉龜以往可知

賈氏公彥曰旅謂祈禱天地及山川喪謂卜葬宅及日

菙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菙時髓反燋哉約反又祖堯反契苦計反劉苦潔反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士喪禮楚焞置於燋在龜東賈疏謂陳

龜於西塾上龜南首燋在龜東置楚焞於上　楚焞即契所用灼龜也賈疏荆為楚用之焞龜開兆故云楚焞　燋謂炬其存火　杜氏子春曰契謂契龜之鑿也　王氏應電曰燋燒木存性者用此以待則易然也

桼灼龜先以刀刻所當灼之處乃以楚焞灼之即卜師開龜之四兆是也詩曰爰契我龜契即書契之契杜氏以為鑿是也以焌施於所契之處故名之曰焌

契

辨正賈氏公彦曰子春讀燋為樵後鄭不從依音為

雀盖取莊子爝火之義熒熒然也史記索隐曰古之灼龜取生荆枝及生堅木燒之斬斷以灼龜

凡卜以明火爇燋遂歈其焌契以授卜師遂役之爇如悦反焌音俊又存悶祖悶二反

正義杜氏子春曰明火以陽燧取火於日賈疏秋官司烜氏文

鄭氏康成曰焌讀如戈鐏之鐏賈疏讀從曲禮進戈者前其鐏意取銳頭以灼龜也謂以契柱燋火而歈之也賈疏謂將此焌契以柱於燋火歈之

使燋契既然以授卜師用作龜也役之使助之　賈氏公彦曰若大卜眂高巳上則卜師作龜故以焌契授卜師若卜人作龜則授卜人　王氏昭禹曰取火於日者為陽精之純極其明潔故以鑽卜休咎

占人掌占龜以八簭占八頌以八卦占簭之八故以眂吉凶簭同筮

正義鄭氏康成曰占人亦占簭言掌占龜者簭短龜長主於長者賈疏僖四年左傳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

曰筮短龜長

不如從長

存疑鄭氏康成曰以八簭占八頌謂將卜八事先以簭簭之言頌者同於龜占也賈疏凡簭之卦自用易之爻占之龜之兆用頌辭占之今言八簭占八頌者以其吉凶是同故占簭之辭亦名頌龜占則繇辭是也以八卦占簭之八故謂八事不卜而徒簭之也其非八事則用

九簭占人亦占焉

案古者重卜先簭而後卜故簭人不必知卜而卜人必兼通於簭既得八事之頌猶恐於龜象未審復以

簭義參决其吉凶是謂以八簭占八頌也然簭辭之吉凶各有其故皆原於八卦之象與德其或簭龜從違各異則又恐簭人之占未審故復以八卦之象與德究切其義是謂以八卦占簭之八故也不曰占簭之故而曰八故者八卦之象與德因事而異吉凶於八事各有所宜各有所迮也

凡卜簭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

正義鄭氏康成曰體兆象也賈疏凡卜欲作龜之時灼龜之四足依四時而

灼之其兆直上向背者為木兆直下向足者為水兆邪向背者為火兆邪向下者為金兆橫者為土兆是兆象也　案賈言四足即康成所謂腹骨近足者其部高也若然則劉氏所指四兆即此矣不必以中庸注之繆解疑之背謂腹骨中央當背處即千里路也朱子語類占龜土兆大橫木兆直或曰火兆直只周禮疏曰木兆直金兆從右邪上火兆從左邪上或曰木兆從左邪上水兆曲以大小長短明暗為吉凶或占凶事又以短小為吉又以旋者吉大橫吉大橫庚庚是豹起僞地庚庚然不是金兆也

色兆氣也　賈疏就兆中視其色氣似有雨及雨止之類是也

墨兆廣也　賈疏兆之正璺處

坼兆璺也　賈疏正墨旁有奇璺罅者　孔氏穎達曰坼是從墨而裂其旁枝細出謂之璺坼是大坼為兆廣小坼為兆璺也

體有吉凶色有善惡墨有大小坼有

微明尊者視兆象而已卑者以次詳其餘也周公卜武王占之曰體王其無害賈疏見書金縢凡卜象吉色善墨大坼明則逢吉　賈氏公彦曰此已下皆據卜言兼云簭者凡卜皆先簭故連言之

通論王氏昭禹曰龜卜之事龜坼而後墨見墨見而後色著色著而後體備卜人先占坼史占墨次之大夫占色又次之衆占備而後君占體以斷吉凶焉王藻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先後之序也此經言君

占體而後及於色墨坼尊卑之序也　易氏祓曰大史大卜皆下大夫而此經自有卜史之占則大夫非大史大卜也葢上大夫卿如大宰大宗伯大司馬之涖卜者其次小宗伯肆師亦以大夫涖卜此大夫之占色也大史職大祭祀與執事卜日先儒謂執事大卜之屬與之者當視墨此史所以占墨卜人所以占坼　劉氏彝曰體為龜兆五行之正體與卜之時日相生相克有休有王吉凶可知既有兆以成體又有

色以示象亦與五行四時相為興廢

凡卜簭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

繫音係比毗志反又必履反中丁仲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既卜簭史必書其命龜之事及兆於策繫其禮神之幣而合藏焉書曰王與大夫盡弁開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是命龜書　鄭氏鍔曰占驗常在後故俟歲終計之

簭人掌三易以辨九簭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

周易九簭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辨吉凶巫鄭讀作簭一讀如字比毗志反

正義劉氏敞曰注改巫為簭然經云掌九簭之名以辨吉凶字既作簭則不可又以巫為簭矣此乃前世精於簭者九人其遺法可傳也古者占簭之工通謂之巫更咸式目等皆其名也巫咸見於他書多矣易疑為易古陽字其他雖未聞不害其有　薛氏季宣

曰世本云巫咸作簭殷有巫咸後有神巫季咸皆祖

其名

存疑鄭氏康成曰此九巫讀皆當為簭字之誤也賈疏

簭人掌簭不主巫事故破從簭更謂簭遷都邑也賈疏此謂簭遷公卿大夫之都邑也鄭氏答趙商曰若武王遷洛盤庚遷殷則卜故大卜有卜大遷之事咸猶僉也謂簭衆

心歡不也賈疏謂國有營建之事恐衆心不齊式謂簭制作法式也目

謂事衆簭其要所當也賈疏謂要目易謂民衆不説簭所

改易也賈疏改易政教也比謂簭與民和比也祠謂簭牲與

日也賈疏大卜大祭祀眡高命龜此不卜而簭謂小祭祀参謂簭御與右也賈疏御及車右勇力與君為参乘故簭之環謂簭可致師不也賈疏環人致師注引宣十二年左傳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之事明此經簭環亦是致師之事也

凡國之大事先簭而後卜

正義鄭氏康成曰當用卜者先簭之即事漸也賈疏簭輕龜重故先簭後卜

通論呂氏祖謙曰曲禮卜筮不相襲者凡常事卜不吉則不簭簭不吉則不卜也此經先簭而後卜洪範

謀及卜筮又云龜筮共違于人皆龜筮並用故知不相襲者非大事也獻公卜納驪姬不吉公曰筮之晉納襄王得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又筮之遇大有之睽皆卜筮相襲

上春相筮凡國事共筮相息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相謂更選擇其蓍也蓍龜歲易者與

案龜人所掌惟辨龜之名物及藏龜釁龜奉龜而已

凡卜事非其職也簭人相著藏著共著之外又併揲之之事而掌之不別職者龜事繁而著事簡也著龜歲易盖增新而不必廢其舊

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隂陽之氣

正義鄭氏康成曰其歲時今歲四時也天地之會建厭所處之日辰賈疏建謂斗柄所建謂之陽建故左旋於天厭謂日前一次謂之隂建故右旋於天堪輿天老曰假令正月陽建在寅隂建在戌日辰者日榦辰支隂陽之氣休王前後賈疏案春秋緯當時者王生王者休王所勝者死王所生者相相所勝者囚假令春之三

月木王水生木水休木勝土土死木生火火相火勝金金囚以此推之火王金王水王例可知

案天地之會當即指幹與支而言幹為天支為地如史墨占庚辰為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皆幹支合日月星辰而斷是也薛氏季宣以日月之會言之已非其義而推算又繆

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

正義鄭氏康成曰日月星辰謂日月之行及合辰所在春秋昭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左傳

是夜也晉趙簡子夢童子倮而轉以歌旦而日食占諸史墨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吴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適火勝金故弗克此以日月星辰占夢者其術則今八會其遺象也賈疏堪輿大會有八小會亦有八用占夢則亡

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噩五各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正夢無所感動平安自夢思夢覺

時所思念之而夢寤夢覺時道之而夢喜夢喜悅而夢懼夢恐懼而夢杜子春云噩當為驚愕之愕謂驚愕而夢

桊疾而迷及寤而有夢傳所傳秦穆公趙簡子之夢是也或曰似夢非夢而若有見也

餘論王氏昭禹曰正夢若高宗恭默思道而夢帝賚良弼噩夢若晉景公夢大厲披髮及地搏膺而踊思夢若孔子之夢周公寤夢若狐突之遇大子申生喜

夢若文帝夢黄頭郎推之上天懼夢若光武夢乘龍上天而心悸是也

季冬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拜而受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聘問也發幣而問焉賈疏禮動不虛必以幣帛行禮𥹋夢者事之祥賈疏對文禎祥是善妖孽是問問占也惡散文祥中可以兼惡故云夢者事之祥吉凶之占在日月星辰季冬日窮於次賈疏次謂日辰所在季冬日月會於玄枵是日窮於次也月窮於紀賈疏月謂斗建所在十二月斗建丑故云月窮於紀星迴於天賈疏謂二十八宿十三月復位此十二月未到本位故曰星迴於天

數將幾終賈疏四語見月令因獻羣臣之吉夢於王詩云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此所獻吉夢賈疏無羊美宣王詩劉氏曰季冬天道終而復始必有禨祥預兆於夢吉則獻王王拜受之貴天命也也引之者証獻吉夢之事

案占夢之官問王有何吉夢請而占之不敢虛問而將之以幣故云聘所以致敬也

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舍依注作釋

正義鄭氏康成曰舍讀為釋舍萌猶釋菜也古書釋

菜釋蕫多作舍字萌菜始生也賈疏樂記區萌達鄭注屈生曰區芒而直出曰萌故知萌菜始生者贈送也賈疏送去惡夢也欲以新善去故惡

辨正賈氏公彥曰子春以舍萌為毆疫案下文自有毆疫故後鄭不從

遂令始難毆疫難乃多反注故書難或為儺

正義鄭氏康成曰令令方相氏也難謂執兵以有難卻也方相氏帥百隸為之毆疫癘鬼也　杜氏子春曰月令季春之月命國難賈疏彼注云此月之中日行歷昴昴有大陵積尸之氣

氣佚則厲鬼隨而出行故難之九門磔禳以畢春氣賈疏九門依彼注路應雉庫皋國近郊遠郊關也張磔牲體禳去惡氣也仲秋之月天子乃難以達秋氣賈疏彼注云此月宿直昴畢亦得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亦隨而出行故難之以通達秋氣此月難陽氣故惟天子得難季冬之月命有司大難旁磔賈疏彼注云此月之中日歷虛危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為厲鬼將隨強陰出害人也故難之言大難者自天子至庶人皆得難也旁磔者于四方之門皆張磔牲體子春雖引三時之難經文承季冬之下是據季冬大難而言出土牛以送寒氣

總論王氏應電曰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

亹者莫大乎蓍龜書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聖人至誠如神謀及卿士庶民之外又謀及於蓍龜此聖人之畏天命也天無言假物以露其先兆蓍龜又草與蟲之靈故聖王用之洪範人謀同於龜筮則吉龜筮共違于人則凶是龜筮重於人也龜從筮逆作內吉而筮從龜逆則不言是龜又重於筮也卜筮之外又有所謂占夢蓋天地神明與人之精神䰟魄默交於幽冥恍惚之間尤

吉凶先見之自然者是故高宗以夢帝賚良弼而得傅說武王以夢協朕卜而克商宣王以夢熊羆虺蛇而占男女孔子以不夢見周公而知道之衰蓋與稽疑為類而可前民用也

眡祲掌十煇之灋以觀妖祥辨吉凶煇音運一音揮

正義鄭氏衆曰煇謂日光炁也　鄭氏康成曰妖祥善惡之徵賈疏祥是善之徵妖是惡之徵此妖祥相對若散文祥亦為惡徵亳有祥桑之類是也　鄭氏鍔曰陰陽侵日則光氣有損故名祲　王

氏眡禹曰物反常為妖兆見為祥吉凶則妖祥之成

事

一曰祲二曰象三曰鑴四曰監五曰闇六曰瞢七曰彌

八曰敘九曰隮十曰想鑴許規反又下規反瞢忙鄧反隮子兮反注故書彌作迷隮作

資

正義鄭氏衆曰祲隂陽氣相侵也賈疏赤雲為陽黑雲為隂如昭十五年左傳赤黑之祲也

象者如赤烏也賈疏哀六年左傳有雲如衆赤烏夾日以飛

闇

日月食也賈疏日月食光消故闇朦也

瞢日月瞢瞢無光也彌白

虹彌天也敘者雲有次敘如山在日上也隮升氣也鄭氏康成曰鐫讀如童子佩鐫之鐫（賈疏見詩芄蘭篇）謂日旁氣刺日也（賈疏鐫是錐類故為刺）監冠珥也（賈疏謂有雲氣在日旁如冠耳珥即耳也）彌氣貫日也（賈疏以經言彌故知雲氣貫日而過）隮虹也詩云朝隮于西（賈疏日在東則虹西見日在西則虹東見故引蝃蝀詩為証也）想雜氣有所似可形想（賈疏雲氣雜有所象似故可形想）劉氏曰日者大陽之精日光所照隂邪之氣莫不消除今乃為隂邪之氣所干犯以洪範五行推之由人君無剛健之德以

勝陰故謫見於天以示警也聖人設官以掌其事方有萌兆則詔於王以修救焉

掌安宅叙降

正義鄭氏康成曰宅居也降下也人見妖祥則不安主安其居處也次叙其凶禍所下謂禳移之賈疏次叙其凶禍所下之地禳移之其心則安　王氏安石曰叙降若保章氏所謂辨吉凶水旱降豐凶之祲象　王氏志長曰叙降謂明叙其所降之凶災主於何事受於何地發於何時

則可以因事預備或修德易行盡人事以回天心而凶災可弭大卜所謂詔救政保章氏所謂降豐荒之祲象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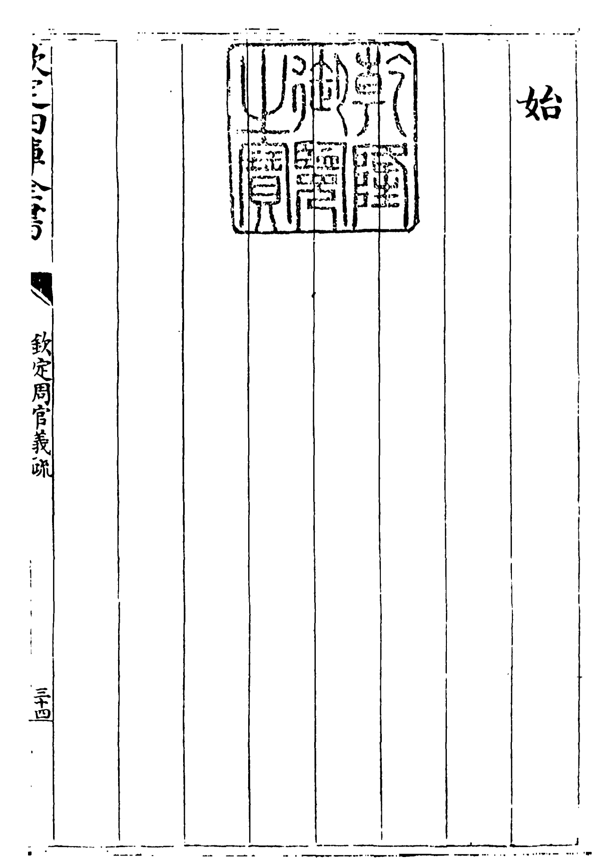
正歲則行事歲終則弊其事弊必世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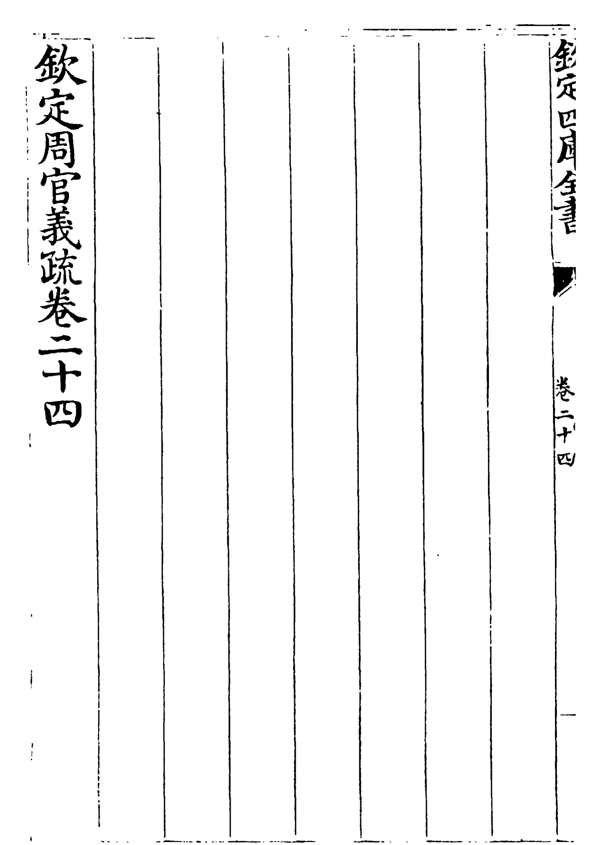
正義鄭氏康成曰占夢以季冬贈惡夢此正月而行安宅之事所以順民賈疏民心欲除惡樹善凡此類皆所以順民心弊斷也

王氏謂計其吉凶然否多少賈疏然謂中也知中否多少而行賞罰

應電曰歲首雲物之占尤重故安宅敘降自正歲而

始





欽定周官義疏卷二十四